

张英伦 主编

# 外国小说大观 (1)



陕西人民出版社

## 内 容 提 要

《黛莱丝·拉甘》——法国文豪左拉的长篇代表作。作品描写一女子串通情夫谋害了丈夫，然而良心的煎熬和死者的幽灵给他们以最致命的打击，小说对犯罪生理、心理原因的揭示，对罪恶情欲的鞭笞，力透纸背，入骨三分。这部作品受到当今国外评论界的广泛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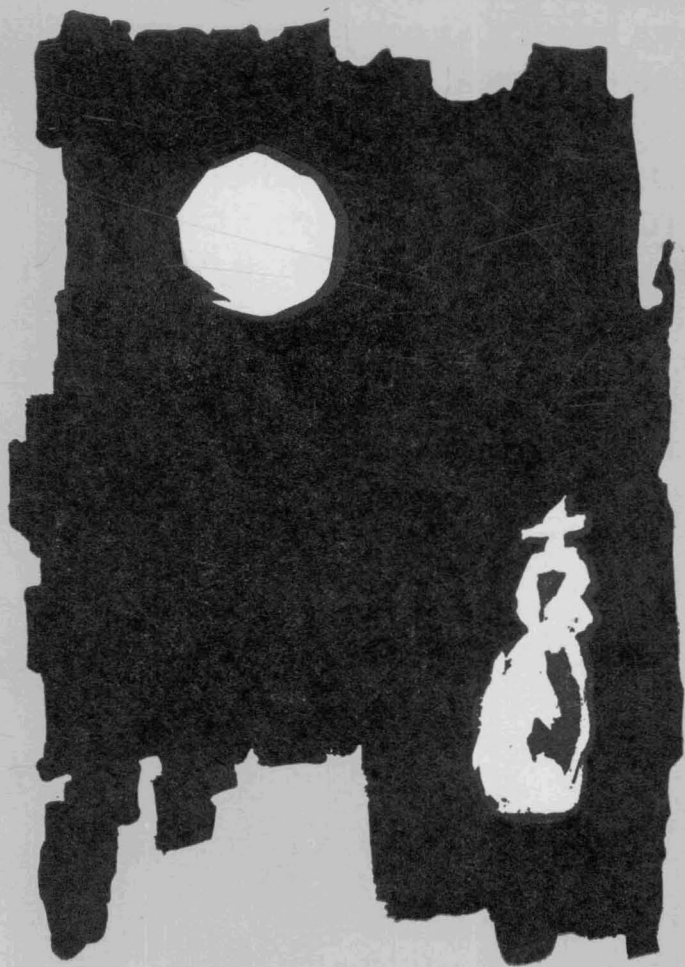
《混血姑娘》——描写战后日本混血女子生活之艰辛和不幸，缠绵曲折的情史渗透着血和泪，是日本当代大众小说家柴田炼三郎的得意之作。

《墙》——当代苏联著名女作家谢尔巴科娃的成名之作，她以淋漓尽致的心里描写和大跨度的时空结构，刻画出当今苏联社会中一对老夫老妻的形象。读起耐人寻味。

责任编辑 王大伟  
封面设计 孙恩戈

# 外国小说大观（1）

张英伦 主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 编辑说明

这套丛书集中编选国外优秀的长、中、短篇小说。在注重介绍当代最新佳作的同时，还力求对近、现代尚未译成中文的外国小说名著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是读者了解外国小说的一扇明窗。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读者，本丛书特邀著名外国文学专家精心制定选目，并由优秀翻译家担任翻译，争取做到内容新颖，风格多样，引人入胜，雅俗共赏。

本丛书拟每季度出版一集，每集包括长篇一部，中篇二至三部，短篇二至五部，约三十万字左右。欢迎读者大力支持并及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们编好这套丛书。

# 目 录

	〔法国〕艾·左拉	
黛莱丝·拉甘	.....	谭立德 郑其行 译(1)
	〔日本〕柴田炼三郎	
混血姑娘	.....	徐白译(211)
	〔苏联〕加·谢尔巴科娃	
墙	.....	吕绍宗译(338)
	〔美国〕查·华·坎普	
信号塔	.....	王汉梁译(388)
	〔美国〕纳·霍桑	
大石面	.....	王汉梁译(408)
	〔英国〕亨·克·贝利	
神秘的希腊货船	.....	张少一译(428)

# 黛莱丝·拉甘

〔法国〕左拉

谭立德 译  
郑其行

【作者简介】 爱弥尔·左拉（1840～1902），法国十九世纪后半期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自然主义理论创始人。少年时家境贫寒。十九岁便独自谋生，后来当上新闻记者，成了职业作家。九十年代中为被诬告犯叛国罪的犹太裔军官德莱弗斯辩护，对奉行民族沙文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府进行长期的斗争。

六十年代中，左拉提出自然主义创作理论，主张以科学实验方法从事文学创作。虽然他的创作受自然主义理论影响，不能对事物作社会和分析，但他强调深入社会，掌握生活素材，所遵循的基本上还是现实主义的手法。主要作品有《卢贡-马卡尔家族》（共二十卷，包括《萌芽》、《金钱》、《崩溃》、《小酒店》等）、《三名城》三部曲（《鲁尔德》、《罗马》、《巴黎》）和未完成的《四福音书》（《多产》、《劳动》、《真理》）等长篇小说及中篇小说。他的作品场景壮阔，气魄宏大，文体粗犷。

《黛莱丝·拉甘》属于左拉早期重要作品，是他第一部自然主义小说。黛莱丝是拉甘太太收养的侄女，成年后，由拉甘太太作主，与娇生惯养的表兄卡米耶草草完婚。不久，全家迁居巴黎。卡米耶与童年朋友洛朗邂逅相遇，把他带回家中。不久，性格内向、感情炽烈的黛莱丝很快便委身于血气方刚的洛朗。为了进一步满足私欲，俩人设计谋害了卡米耶，骗取了拉甘太太同意结了婚。尽管他们同床共枕，卡

米耶的尸体总把他们远远相隔，从此他们深受恐惧与悔恨的折磨。年事已高的拉甘太太经不住丧子之痛的打击中风瘫痪，后又得知她深爱的两位小辈竟是杀子仇人。悲愤填膺的拉甘太太怀着仇恨苟延残喘，最后，终于得以目睹两名罪犯服毒自尽。

小说写于一八六七年，发表后曾引起轰动，一八六八年再版时，左拉特为小说第二版写了序言。在序言中，他把自己列为“自然主义小说家”一派，明确指出写作的目的“首先是科学的目的”，是对“生理学上一种奇特情况的研究”。他自己“好比外科医生分析尸体一样对两具活人躯体进行分析”。初步表述了自然主义创作理论。他认为生理作用支配人的行动，对小说中的犯罪根源，认为“谋杀是他们通奸导致的后果”，而“他们的悔恨是器质性的紊乱”。这部小说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虽都不无缺陷，但作为一部自然主义作品它是相当典型的，至今仍被西方批评界誉为“第一部真正的自然主义杰作”。它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就被搬上银幕，现已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无论对于了解自然主义这个文学流派还是对于了解左拉的创作发展道路，这部作品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谭立德

---

从码头来到盖内戈街的尽头便能看到新桥巷，它就象一条阴

暗狭窄的走廊，从玛扎里纳街直通到塞纳街。这条小巷最多只有三十步长，两步宽，地面上铺着暗黄色的石板，石板业已陈旧不堪，残破零落，总是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潮气。棱边切割成直角状的玻璃天棚覆盖着巷道，天棚上积满了黑糊糊的污垢。

夏季天气晴朗的日子里，当灼热的毒日烤着街道时，一道浅浅的白光透过这些邈邈的玻璃投射下来，可怜巴巴地泻落在小巷里。逢到冬季气候恶劣，晨雾茫茫时，这些玻璃只把肮脏而昏暗的阴影投在这粘粘糊糊的石板上。

一些阴暗、低矮而又凄凉的商店嵌在小巷左边，往外冒出一阵阵墓穴般的阴气。这儿有旧书店、儿童玩具店、纸板店，店里那些布满了尘土的货架，显得灰蒙蒙的，毫无生气地闲置在幽暗中，仿佛在昏昏沉睡。由小方块玻璃组成的玻璃橱窗使陈列的商品奇特地闪烁着暗绿色光泽。再往店堂里看，橱窗后面这些黑魑魍的商店就象一个个怪影憧憧、阴森凄凉的洞穴。

小巷右边，一堵围墙沿着巷道从头到尾伸展开去。对面商店的店主们靠墙摆了一些窄窄的货柜，货柜的搁板漆成十分难看的棕色，薄薄的搁板上陈列着好些叫不上名字的货物和一些大约二十年来始终无人问津的商品。一位卖假珠宝的女商贩就在其中一个货柜里摆摊做小本经营，出售一些十五个苏<sup>①</sup> 一个的戒指，这些戒指都被她精心细致地平铺在一块蓝色的丝绒垫上，放在一个桃花心木制作的盒子里。

围墙高过玻璃天棚巍然耸立，黑黝黝的墙上粗糙地抹了一层灰泥，仿佛得了麻风病似的，灰皮零落，瘢痕累累。

---

①法国辅币名。

新桥巷并不是个散步场所。行人取道这儿，只是为了避免绕远路，节省几分钟时间而已。忙忙碌碌的人群，熙来攘往。他们径直穿巷而过，一心只想尽快往前赶路。在这儿过往的，尽是一些穿着工作服的学徒，送活件的女工，腋下夹着包裹的男男女女；还可以见到一些步履艰难的老人，在夕阳透过玻璃天棚照射进来的暗淡余辉中缓缓而行；再有就是一些放学回家的孩童，他们成群结队地鱼贯而至，一边跑一边大声喧闹，脚下的木履鞋在石板上敲得囊囊直响。急匆匆、干巴巴的脚步声整天在石路上纷杂地回响，令人心烦意乱。来往的行人，谁也不说话，谁也不停留，各人都在为自己的事奔波，个个低着头，迅速地往前走，谁也不瞅一下道旁的商店。有时，店主人会神情不安地注视那些出乎意料站在橱窗前的行人。

晚上，三盏带有方形灯罩的煤气路灯照亮了这条巷道。煤气灯悬挂在玻璃天棚下，向天棚的玻璃上投射出浅浅的黄褐色光斑，让微弱的光圈散落在灯具四周，这些光圈晃来荡去，闪烁不定，仿佛随时就要熄灭。小巷里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显得阴森可怖，真象一个凶多吉少的危险场所。庞大的黑影投在石板上拖得长长的，阵阵潮气从街上袭来；这幽暗的巷道简直象一条由三盏丧灯凄然照明的地下隧道。商店们满足于煤气路灯投射在他们玻璃橱窗上那种微弱光线的亮度，只在店堂里点一盏罩着灯罩的油灯，把它放在帐台的一个角上，这样，过路行人便能看清那些在白天也是黑魆魆的洞穴里有些什么货。一家铺面轮廓不清的纸板店的橱窗上，玻璃熠熠发亮，两盏煤油灯吐出两团黄色的火焰，划破了昏暗的店堂。店堂对面，一枝蜡烛插在玻璃灯罩中，星星火光照在盛假珠宝的盒子上。女商贩双手捂在披肩里，坐在货柜后打盹。

几年前，在这位女商贩的对面有一间店铺，店铺里的暗绿色细木护壁板透过每条缝隙往外直渗潮气。店面的招牌用一块狭长的木板做成，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服饰用品店”几个字。店门的一块玻璃上则用醒目的红色字母写着一个女人的名字：黛莱丝·拉甘。里壁糊着蓝纸的大玻璃橱窗向店门左右两侧延伸开去。

白天，在柔和的暗光下，肉眼只看得出橱窗里陈列的商品。

一边的橱窗里摆着一些内衣物品：两、三个法郎一顶的珠罗纱褶裥女帽，平纹细布做成的袖子和衣领，还有针织内衣、长袜、短袜、吊袜带。每件样品都已颜色发黄，皱巴巴的，凄然挂在铁丝钩上。橱窗里就这样从上到下挂满了颜色泛白的旧布片，这些布片在昏暗的光线中呈现出一派凄凉景象。白色的新软帽颜色鲜明，在橱窗壁糊着的蓝纸上投下耀眼的瘢痕，很不协调。色彩鲜艳的短统袜，挂在金属杆上，使那堆陈旧的、依稀可辨的平纹细布衣物更增添了一层阴郁的情调。

另一边的玻璃橱窗更为狭窄，里面的货架上陈列着大团大团的绿毛线，钉在白纸板上的黑纽扣，颜色各异，大小不同的盒子，铺开在淡蓝色圆纸板上镶有钢珠的发网，一束束毛衣针，绒绣的样品，成卷的饰带，还有一大堆暗淡无光、褪了色的玩意儿。这堆玩意儿想必五、六年来就一直这样躺在那里。在这蒙着灰尘、受潮气腐蚀的货架上，所有的商品都已变得颜色灰暗，肮脏不堪。

夏季中午时分，当骄阳的道道金光灼烤着巷道外面的广场和街道时，在这家店铺放着女帽的那个玻璃橱窗后面，一位少妇的侧影依稀可辨，她脸色苍白，神情严肃。这个侧影从笼罩店铺的

黑暗中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来：在线条生硬、低低的额头下，长着一个细长的尖鼻子，两片呈淡红色的薄嘴唇和一个短而结实的下巴，下巴与脖颈连结处的线条柔和而又丰满。过路人看不到那位少妇隐没在黑暗中的身体；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只有她的侧面。这个侧面白皙得毫无光泽，被一只睁得老大的黑眼睛凿了个窟窿，而且，仿佛被一头浓密的乌发压垮了似的，一连几小时滞留在原地，纹丝不动，安安静静地映衬在挂在早已潮湿的金属杆染上了条条锈痕的两顶女帽之间。

晚上点灯后，行人就可以看清店内的布局。店堂较宽，进深不大；一端放着一个小帐台，另一端则是一座螺旋形楼梯，通向二层楼的房间。店堂里陈设简单。贴墙摆着几口玻璃柜、衣柜和一排排绿色的纸盒，再加上四把椅子和一张桌子，这便是全部家具。店堂内显得空空荡荡，冷冷清清；色彩鲜艳夺目的各种货物倒并不到处随意乱放，而是捆扎成包，堆挤在各个角落里。

平时，共有两位妇女坐在帐台后：侧面看上去神情严肃的那位少妇和另一位微笑打盹的老妇人。这位老太太年近六旬，她那安详的胖脸在灯光下显得很白皙。一只虎斑大猫蹲在帐台的角上，目不转睛地瞅着老太太打瞌睡。

再往后些，一位三十来岁的男子坐在一把椅子上阅读或者低声细气地同少妇聊天。他个子矮小，体格羸弱，神态萎靡不振，一头枯黄的头发，胡子稀稀拉拉，脸上长满了雀斑，活象一个娇生惯养、柔弱多病的孩子。

十点不到，老太太瞌睡醒来，于是，他们关门打烊，一家人便上楼就寝。虎斑猫跟着主人，边走边把头贴在楼梯扶手的每一根栏杆上蹭痒，而且边蹭边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

楼上有两室一厅，总共是三间住房。正对着楼梯的是一间兼做会客室的餐厅，厅内左侧的壁龛里有一只陶瓷火炉，对面靠墙处立着一只食品柜，然后，沿墙摆着一排椅子，一张不铺桌布的圆桌搁在房间正中。餐厅尽头有一堵镶有玻璃的隔墙，隔墙后面是一间光线幽暗的厨房。餐厅的两边，各有一间卧室。

老太太吻了吻她的儿子和儿媳后，便抽身进她的卧室。猫儿睡在厨房里的一把椅子上。小夫妻俩也走进他们的卧室。这间卧室另有一扇面向暗梯的便门，这道楼梯通过下面一条又黑又窄的小过道，径直通往巷道。

丈夫因发烧总是不停地打寒战，进房后上床便睡。这时，少妇打开窗户，去关百叶窗，扑面迎来的却是那堵被胡乱抹上了灰泥的大墙，只见它巍然而立，直指巷道上空。她面对着黑魆魆的大墙，临窗伫立片刻，用茫然的目光向这堵墙扫视一番，然后关上窗户，带着一副冷漠、倨傲的神态，默默地上床就寝。

## 二

拉甘太太从前是维农的服饰用品商。她在这座城市的一家小店铺里生活了将近二十五年。丈夫去世后，她孀居了几年，感到心力交瘁，便典卖了所有资产。她平时的积蓄加上这次出售所得的钱使她手头拥有一笔四万法郎的本金，她把这笔钱存入银行，每年可得两千法郎的年金。这笔利息，应付她的日常所需想必已绰绰有余。从此，她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对人世间的种种欢乐和揪心的愁苦一无所知，自有一套清静悠闲、平稳幸福的生活方式。

她花了四百法郎租赁了一幢小屋，花园一直伸展到塞纳河

畔。这是一所与外界隔绝，很不起眼的住宅，隐隐洋溢着修道院的气息。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这幢座落在大片草地中央的僻静住所；住宅的窗户面向河流和对岸荒无人迹的山丘。这位年逾半百的好心的老太太闭门幽居，和儿子卡米耶，侄女黛莱丝一起，在这幽寂的住所里，享受着恬静的乐趣。

那时，卡米耶已有二十岁。然而，他的母亲却仍然把他当作小男孩看待，对他百般宠爱。他年幼时体弱多病，作母亲的曾在漫长而痛苦的岁月中，多次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他的生命，因此对他格外溺爱。孩子从小患有各种想象得到的疾病，接连不断地发烧。拉甘太太同这些接踵而来、危及儿子生命的可怕的病魔苦苦斗争了十五年之久。由于她坚韧不拔，精心护理和爱得深沉，他终于战胜了这些疾病。

几经周折，死里逃生的卡米耶逐渐长大成人，但原先折磨他肉体的阵阵寒战依然不时向他袭来，使他常年战战栗栗。当他停止发育时，这个青年仍然个子瘦小，体质虚弱。他那细弱的四肢行动缓慢，疲惫无力；羸弱的身体使他弯腰曲背，但母亲却因此更加疼爱他。她常常怀着得意洋洋的柔情注视着儿子那张苍白、可怜的小脸，心里在想，她曾不下十次赐给他生命。

病痛难得让卡米耶有安静的时候。在这少有的时日里，他就去维农的一所商业学校上课。他在那儿学会了拼写和算术。他的学问只限于四则运算和十分初浅的语法知识。后来，他又学会了上帐和簿记。拉甘太太听到有人建议她把儿子送进寄宿学校去深造时，不禁心惊胆战；她知道，儿子远离了她，势必会送掉性命；她认为，书本会把他杀死。因此，卡米耶才疏学浅，处于浑浑噩噩的状态，而他的愚昧无知却使他身上又多了一个弱点。

卡米耶长到十八岁仍然整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他在母亲

对他倍加宠爱的舒适环境中感到厌倦至极，便到一家布店里去当伙计，每月挣六十法郎。他生性好动，难以忍受无所事事的生活，倒是在繁重的劳动中，在这种店员工作中，感到心安理得，身体也好些了。他整天伏案，埋头看发票和大帐单，耐心地拼读帐单上每个数字。晚上，他精疲力竭，头脑空空，在这种麻木迟钝的状态中领略到无限的快感。为了进布店工作，他曾不得不和母亲发生争执；母亲要他一辈子守在她身边，裹在棉被里，远离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故。然而，年轻人却自有主张，他执意要求工作，倒并非出于什么责任心，而是凭着自己的本能，出于一种天性的需要，就象别的孩子要玩具一样。母亲对他的深情厚爱 and 赤胆忠心养成了他极端自私的个性。他自以为爱那些同情他、爱护他的人，但实际上，他生活在自己的天地里，内心深处只图自己的安逸，力求通过各种可能的手段来为自己增添乐趣。当拉甘太太温柔的疼爱引起他反感时，他便乐于从事一项愚昧的工作，使自己从药水和药汤中解脱出来，再有就是，他在傍晚下班回家后，和表妹黛莱丝一起去塞纳河畔狂奔乱跑一阵，以示反抗。

黛莱丝年近十八。十六年前，拉甘太太还开着服饰用品店时，有一天，她的兄弟德冈上尉从阿尔及利亚回来，给她带来一个小女孩。

“这是一个女孩，你就是孩子的姑妈，”他带着一丝微笑对她说，“她母亲去世了……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把她交给你。”

服饰店老板娘抱起孩子，向她微笑，吻了吻她那红润的双颊。德冈在维农盘桓了八天。他姐姐几乎没有向他打听有关这个女孩的情况。她只是模模糊糊地知道，这个可爱的小姑娘生在奥

兰<sup>①</sup>，母亲是当地一位十分漂亮的土著女人。上尉在临走前一小时交给她一张出生证，承认黛莱丝是他的女儿并袭用他的姓氏。他走后就再也没有返回，几年后，战死在非洲疆场上。

黛莱丝在姑母的温情照料下长大成人，从小就和卡米耶同睡在一张床上。她身强力壮，可是也被姑母当作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予以照料；她要分吃表哥服用的药品，终日被圈禁在小病人所占用的那间空气闷热的房间里。她常常一连好几个小时蹲在炉火前出神沉思，凝视着眼前的火焰，连眼皮也不眨一眨。这种迫不得已的休养生活使她性格内向，深藏不露。她养成了这样一些习惯：低声说话，悄悄走路，沉默寡言，总是瞪着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一动不动，默默坐在椅子上。她举手投足间使人感到她身上有猫一般的轻捷灵活劲和强健有力的肌肉，有一股汹涌的活力和火热的激情沉睡在她那麻木的躯体内。有一天，她表哥虚弱得跌倒在地，她猛然舒展身手，一下子就把他抱了起来，放在床上，她这样一使劲，脸上立刻泛起了红晕。她所过的这种幽居生活，她所遵循的这种使人消沉的生活制度，都无损于她那瘦削而健壮的身体，只不过使她脸色苍白，有些发黄，在暗处看来，变得丑陋些而已。有时，她走近窗户，久久凝望着对面沐浴在一片金光灿烂的阳光中的房屋。

拉甘太太变卖了资产，迁居到这幢河畔小屋时，黛莱丝暗自高兴得浑身打颤。以前，她姑母经常反复叮咛她：“不要出声，安安静静地待着”，她只好收敛起她天性的热情，精心地把所有热情全部隐藏在心底。她头脑冷静，具有高度的自制力，不动声色的外表下隐藏着可怕的激情。她在表哥的房间里，总觉得自

---

<sup>①</sup>即瓦赫兰，阿尔及利亚地名。

己是在陪伴一个濒死的孩子；她举止温和，缄默不语，心平气和，象老太婆那样说话结结巴巴。当她看到绿草如茵的花园，潺潺而流的河水，以及耸立在地平面上的苍翠的岗峦时，她心头涌起一股急切的欲望，想去奔跑、喊叫，感到自己的心脏在胸膛里猛烈跳动；然而，她脸上却毫无表情，在姑母问她是否喜欢这所新住宅时，她也只是莞尔一笑。

对她来说，生活从此就变得比较更好了。她保持着灵活的举止，冷漠平静的面容，依然是一个在病人床上长大的孩子，但她的内心生活却是炽热而激动的。当她独自一人在河边草地上时，她便俯卧着，瞪大了黑眼睛，蜷曲着身体，宛若一头就要腾身跃起的动物。她就这样躺在那儿，一连呆上好几个小时，一无所思，听凭阳光抚爱她，满怀幸福地把手指深深插进泥土中。她做着异想天开的幻梦，轻蔑地注视着奔腾呼啸的河水，想象着河水就要朝她迎面扑来，袭击她，于是，她挺直身子，准备奋起自卫；她悻然自问，一心想弄清怎样才能战胜这波涛滚滚的河水。

晚上，沉默寡言的黛莱丝平心静气地在姑母身旁缝纫，她的脸庞在透过灯罩漏出来的微光下显得睡意浓重。卡米耶深深地陷在一张安乐椅上，思忖着他的帐单。只有一阵悄声细语时而来骚扰这间昏昏欲睡的屋子里的宁静。

拉甘太太慈祥地瞧着孩子们。她早已决定要让他们结婚。她总是把儿子当作一个濒临死亡的病人看待；一想到自己一旦死去，撇下他孤零零一人在这世上受苦时，她便惊惶不安，浑身颤抖。于是，她指望依靠黛莱丝，心里暗自认为这个女孩子会成为卡米耶身边细心的护士。她侄女安祥宁静的神情，默默无声的忠忱赢得了她无限的信任。她曾亲眼看见过侄女干活，一心想把她当作一位守护天使赐予儿子。这桩婚事是天意注定、早在意料之